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家語卷六

漢 王肅 注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化生長育一歲之功萬物莫敢不成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後世讖緯皆爲之名字

亦為妖怪妄言　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始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生之行轉相承而諸説乃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其為蔽惑無可言者也　故其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皥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皥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皥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木生火火生土　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之屬

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則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夫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皥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天至尊物不可以同其號亦兼稱上帝上得包下五行佐成天事謂之五帝以地有五行而其精神在上故亦為帝五帝黃帝之屬故亦稱帝蓋從天五帝之號故王者雖號稱帝而不得稱天帝而曰天子者蓋天子與父其尊卑相去遠矣曰天王者言乃天下之王也昔少皥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

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各以一行之官為職業之事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别稱五祀不得同帝五祀上公之神故不得稱帝也其序則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地而不知者以祭社為祭地不亦失之遠乎且土與水火俱為五行是地之子以子為母不亦顛倒失尊卑之序乎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從木家而尚赤所以問也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木次火而木家尚赤者以木德義之著脩其母兼其子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大事斂用昏大事喪昏時亦黑也戎事乘驪黑馬也牲用玄殷人以水德王尚白水家

尚青而尚白者避木家之尚青大事斂用日中日中白也戎事乘翰翰白色馬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日出時亦赤也戎事乘騵騵馬白腹也牲用騂騂赤色也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土家宜尚白土者四行之主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水色青是以水家避土土家之所尚白也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兼食於社兼猶配也而棄

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皡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內史掌王八柄及叙事之

法受納以詔王聽治命孤卿大夫則策命以四方之事書而讀之王制祿則書之策賞則亦如之故王以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為有德而兆民懷之懷歸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衆稱之其民為衆所稱舉也今人一五帝三王者其盛

無偶威察若存其盛以明察帝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脩民無脩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為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諂諛莫知念患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

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禍罰災害竝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治官所以成道也司徒之官以成德教官所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禮官所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治官所以成聖聖通征伐所以通天下也司寇之官以成義刑官所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事官所以成禮禮非事不立也六官在手以為轡司會均仁以為納納騑馬轡轡繫軾前者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之戒以周知四方之治冢宰之

副故不亡其六轡而專司所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迴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而與三公為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之法也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冢宰治官以之德則國安德教成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禮之用和為貴故以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通治遠近則國平也以之禮則國定事物以禮則國定也以之義則

國義（義平也刑罰當罪則國平）此御政之術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謂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飭謂整飭之也）地而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司勲之職屬大）司馬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

理都鄙不脩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為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脩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治與政皆合於德則不毀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法者為

有行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能治德法者為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易主天地以生萬物言受氣各有分數不齊也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一主日日從一而生日者陽從奇數日數十從甲至癸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偶以承奇陰以承陽辰數十二

從子至亥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斗次日月故三主斗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時以次斗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猨故猨五月而生音不過五故五為音四九三十六六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為四方方有七度故七主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為蟲故蟲八月而生風之數盡於八凡蟲為風風為主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鷰雀入海化為蛤

蟄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介甲蟲也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八竅鳥屬齟齬者九竅而胎生九竅人及獸屬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後齒者脂淮南取此義曰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齒豕屬而脂羊屬無前後皆謂飢小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

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月盛則蚌蛤之屬滿月虧則虛也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耗耗字也息土細緻耗土蕪疏者也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螾屬不氣息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血氣不治淮南子曰多力而弗戾亦不治之執者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

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也乾天坤地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孔子曰然子貢治世不待此事此事之急然亦各其所知能也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分於道謂始得為人故下句云性命之始形於一謂之性人各受陰陽以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煦睛轉也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顋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

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陽數奇陰數偶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陰為冬也冬藏物而為化育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子窮天數

也極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嫁娶者始於此詩云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也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泮散也正月農事起蠶者採桑婚禮始殺言未止也至二月農事始起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期盡此月故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歸當及冰未泮散之盛時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聽也聽宜為德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為男女長養其理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

從子言無再醮之端始嫁言醮禮無再醮之端言不改事人也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閫門限婦人貴貞靜無閫外之威儀詩云無非無儀酒食是議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叅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也亂家子也世有刑人子也世有惡疾子也喪父長子也此五者皆不取也逆家子者謂其逆德亂家子者謂其亂倫世有刑人子者謂其棄於人也有惡疾子者謂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者謂其無受命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出無子出淫僻出嫉

妒出惡疾出多口舌出竊盜出不順父母出者謂其逆德無子者謂其絶世也婬僻者謂其亂族嫉妬者謂其亂家惡疾者謂其不可供粢盛多口舌者謂其離親竊盜者謂其反義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一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二也先貧賤後富貴者三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服之制有五等也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所以舉象四時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資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尊尊貴貴義之大也故為君亦服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浴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不脩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故父在為母齊衰朞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卿大夫士也）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謂庶人也）此以權制者也

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朞悲號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遍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巧言足恭捷給之人似仁非仁故曰給奪慈仁子貢曰敢問何以為中禮者子曰禮乎夫禮所以

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子貢問何也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叙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

得其節車得其軾鬼神得其享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黨類）百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各得其所宜施行之）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也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譬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以其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

旅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軾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動之衆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祖法也洽合無禮則無以爲衆法無以合聚衆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語汝有九其四大饗所以待賓之禮其五動靜之威儀也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矣在畎畝之中猶事爲聖人兩軍相見揖讓而入入門懸興作樂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也下管象舞夏籥序興一也

興下管堂下吹管象武舞也夏文舞也執籥籥如笛序以更作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也所以大饗有四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五也旋中矩六也鑾和中采齊采齊樂曲名所以為和鑾之節七也客出以雍雍樂曲名周頌八也在徹以振羽亦樂曲名九也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金既鳴聲終始一故以示情也若升歌清廟示德也清廟所以頌文王之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凡舞象事也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詩以言禮

不能樂於禮素素質薄於德於禮虛非其人則禮不虛行子貢作而問曰然則夔其窮與言達於樂而不達於禮也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達謂偏有所達也夫夔達於樂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言達於樂多故遂傳名樂凡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論於夫子也煥若發矇焉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

禮樂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

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言己行與民信五教在寬民以安寧故謂之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伏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汝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哀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子夏曰何

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至湯與天心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不遲言疾躋升也湯疾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昭假遲遲上帝是祇（湯之威德昭明遍至化行寛舒遲遲然故上帝敬其德）帝命式于九圍（九圍九州也天命之于九州謂以為天下主）是湯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家語卷六

謹案卷五第三頁前一行侏儒使我敗于邾按左
傳作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第三頁前七行夏父弗忌為宗伯刊本宗伯訛宋
人據左傳改
第四頁前五行何居為閒者盡曰思也夫按此句
及下注疑有脫誤
第六頁後二行去山十里猶在於耳刊本去訛夫
據别本改

第十三頁後五行形乎色刋本形訛刑據别本改

第十九頁前三行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者乎按

别本作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

第二十四頁前五行然後百神得其所刋本訛

言據别本改

卷六第二頁後五行各有所統刋本脱有字據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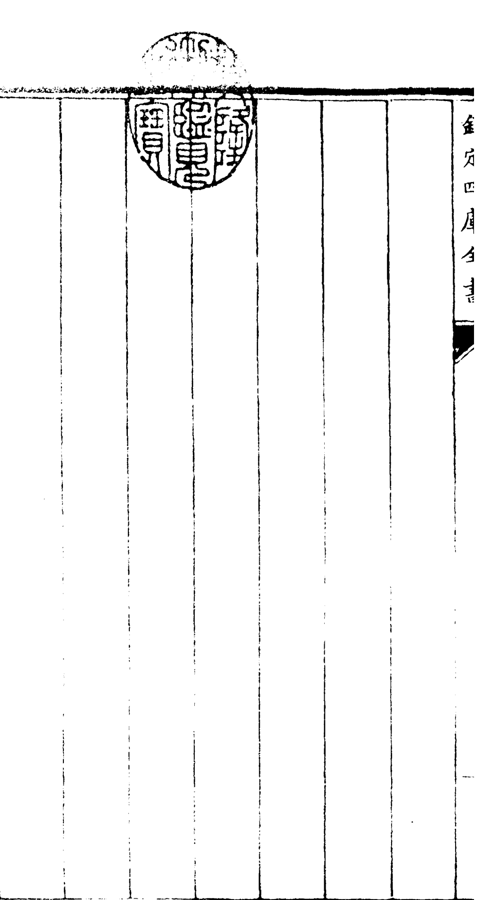
本增

第八頁前四行有角無後齒者脂刋本脱後字據

别本增

第十三頁後二行各得其所宜施行之刋本宜訛黨據别本改

第十四頁前五行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刋本脱禮字據别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録監生臣李本

謄録貢生臣王嵩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家語卷七 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家語卷七

漢　王肅　注

觀鄉射第二十八

觀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正鵠所射者也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的實也祈求也言發中的以求飲爾爵也勝者飲不勝者祈求也求所中以辭爵飲彼則已不飲

（故曰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弧弓也男子生則懸弧於其門明必有射事也而今不能射唯疾可以為辭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試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謂射之者曰（子路為司馬故射至使子路出延射）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不得入（人已有後而又為人後故曰與為人後也）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先行射鄉飲酒故二人揚觶）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不從流俗脩身

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則在此位（八十九十曰耄言雖老而能稱解道而不亂）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皆從之（速召）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于眾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

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記曰主人獻之於義不得為賓也下句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是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終主人乃獻之是也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吹南陔白華華黍三篇終主人獻也間歌三終乃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也合樂三闋合笙聲同其音歌周南召南三篇也工告樂備而遂出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自此至去不復升也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賓將欲去故復使一人揚觶乃立司正主威儀請安賓也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脫屨升坐脩

爵無算飲酒之節旰不廢朝暮不廢夕朝晨飲早晡罷賓出主人迎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既明降殺既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子貢觀於蜡蜡索也歲十有二月索饗神而祀之今之臘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醉亂也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古民皆勤苦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為樂是君之恩澤也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周人始以日至之月冬日至而日長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

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祈求也為農求穀於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並無仲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子同故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也而學者不知推經禮之指歸皮膚妄說至乃顛倒神祇變易時日遷改兆位良可痛心者也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兆丘於南謂之圓丘兆之於南郊也然則郊之名有三焉築為圓丘以象天自然故謂之圓丘圓丘人之所造故謂之泰壇於南郊在南也學者謂南郊與圓丘異若是則詩易尚書謂之圓丘也又不通泰

壇之名或乃謂周官圜丘虛妄之言皆不通典制

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滌所以養生具）后稷之牛唯具（別祀稷時牲亦芻之三月配天之時獻故唯具之也）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犢質慤貴誠之美也）埽地而祭貴其質也（地圜丘之地埽焉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人之作物無可稱之取天地之性以自然也）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

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禰宮父廟也受祭天之命於祖而作

龜於父廟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宮宮也誓命祭天所行威儀也王親受之故曰受教諫之義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報白也王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後服衮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氾掃清路行者畢止氾遍也清路以新土無復行之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以王肅敬事天故民化之不令而行之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衮象天大裘為黼文也又襲以龍衮其有象天之文故被之道路至太壇而脫之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

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羣小祀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祫祭天地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祭五帝也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饗帝祭天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

治也凡民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惰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奸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也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懈人子饋養之道言孝子奉祭祀不敢懈與生時饋養之道同之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

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鬭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遺忘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鬬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姻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婬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

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穽而陷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尚猶也申令固其教也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鬬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婬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

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止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及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

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飭整飾也有坐婬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婬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稱其職不任其身也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言不請而擅行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媿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譴譴諫也發始發露則白冠

釐纓盤水加劒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求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言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即就也就天倫謂合天意行刑罰則輕無赦行刑罰之官雖輕猶不得作威作福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

得聞乎尤過也麗附也視其過罰之必以事相當而不與其心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深淺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也有指無簡則不聽也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也附從輕赦從重附人之罪以輕為比赦人之罪以重為比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之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

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弗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吏獄官吏正獄官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外朝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君王尚寬宥罪雖已定猶三宥之不可得輕然後刑之者也）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遁名改作（變言與物名也）執左道與亂

政者殺[左道亂也]作婬聲[婬逸也惑亂人之聲]造異服[非人所常見]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怪異之伎可以眩耀人主之心蕩動]行偽而堅[行詐偽而守之堅也]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而滑澤]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聽林木之下]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粥賣]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軍旍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

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賣成衣服非侈必偽故禁之禁賣熟食所以示儉也）菓食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為魯司寇與於蜡既賔事畢（畢賔客之事也）乃出遊於觀之上（觀宮門外闕周禮所謂象魏也）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

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此謂三皇五帝時道大行也與三代之英英秀謂禹湯文武也吾未之逮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講習也脩行也睦親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謂大道天下為公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人言力惡其不出於身不以為德惠也是以姦謀閉而弗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户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為已力則為人大人世及以為

常城郭溝池以為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言用禮義為之選也）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竝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於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幽厲二王者皆傷周道也）吾捨魯何適（魯有聖人之風猶勝於諸國也）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言失於禮

而亡其義周公其已衰矣子孫不能行其禮義杞之郊也禹杞夏後本郊鯀周公以鯀非令德故令杞郊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言君臣皆當知辭說之意義也是謂幽國幽敝於禮醆斝及尸君非禮也夏曰醆殷曰斝非王者之後則尸與君不得用是謂僭君僭侈之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大夫稱家冕弁大夫之服孔子曰天子諸侯大夫冕弁服歸設奠後此謂不得賜而藏之也

是謂脅君迫於其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大夫無田者不為祭器今皆不假故非禮是為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朞不使也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籍入所謂臨諸侯將舍宗廟也告其鬼神以將入止也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戲謔故夫禮者

君之柄（柄亦秉持）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事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言所藏於身不可以假人）必本之天效以降命（效天以下教令所謂則天之明）命降於社之謂殽地（所謂因地之利）降於祖廟之謂仁義（本祖廟彌近彌親彌遠彌尊仁義之道也）降於山川之謂興作（下命所謂祭山川者謂其興造雲雨作生萬物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下命使事五祀者以其能為人事之制度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藏身以此則固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翫其所樂民之治也言聖人常所存處者禮之次序常翫樂者民之治安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時及財天地之所生而師以教之君以政用之而已故常立於無過之地君者人所則非則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則人則有過為君徒欲則人而已則過謬也養人則不足時君失政不能為所養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

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人皆愛惜其死而患其生之無禮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大夫有去就之義未必常死宗廟其死宗廟者以權變為也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非意之非以意貪之必有致之也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恵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

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月生而後四時行焉布五行和四時四氣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月陰道不常滿故十

五日滿十五日缺五行之動共相竭也竭盡也水用事盡則木用事五行用事更相盡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為本用事者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管十二月也一月一管陽律陰呂其用事者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五味酸苦鹹辛甘六和者和之各有宜者春多酸秋多辛之屬是也十二食者十二月之食質本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五色者青赤白黑黃學記曰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章五色待水而章也故人者天地之心於天地之間如五臟之有心矣人有生最靈心五臟最聖也而五行之端端始也能用五行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則作為則法必以天地為本

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日星為紀月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天地為本則萬物包在於其中）以陰陽為端故人情可睹（陰陽為情之始）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四時各有事故事可得而勸也）以日星為紀故業可別（日以紀晝星以紀夜故事可得而分別也）以月為量故功有藝（有度量以成四時猶功業各有分理也藝猶理）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鬼神不相干各有守）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五行終則復始故事可修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考成）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

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四靈鳥獸之長四靈為畜則飲食可用）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而魚鮪不諗（諗潛藏也）鳳以為畜而鳥不獝麟以為畜而獸不狘（獝狘飛走之貌）龜以為畜而人情不失（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故曰人情不失也）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瘞謂祭祀之瘞繒謂若增封泰山宣謂播宣揚之）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治也）事有職禮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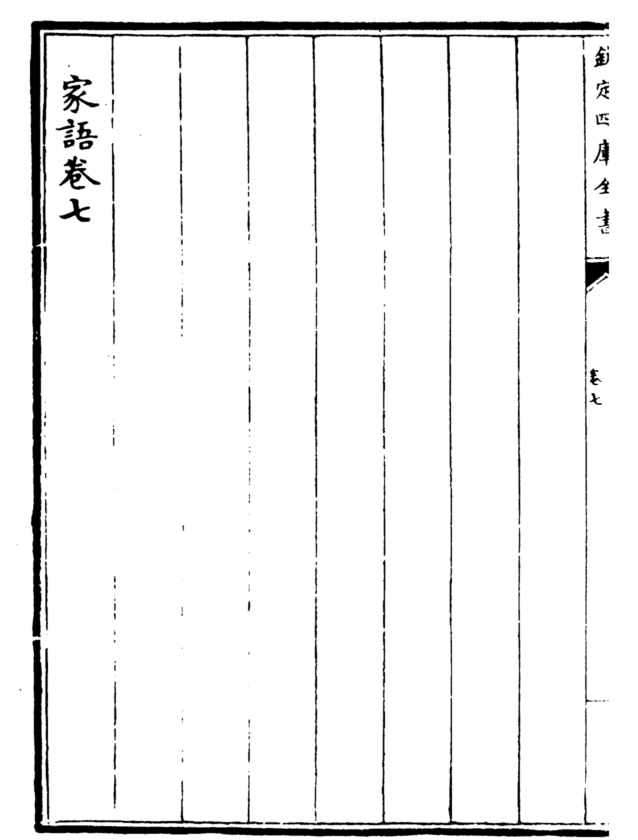
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養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慈孝服焉（孝慈之道為遠近所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言禮之寶藏）夫禮必本於太一（太一者元氣也）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即上所為命降於天地祖廟也）其官於天也（官為職分也言禮之職分皆從天下）

來也協於分藝藝理其居於人也曰養言禮之於人身所以養成人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耨除穢也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

未之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節協諸藝講[藝理]於仁得之者強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爲義而不講於學猶種而不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不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不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而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

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苑滯積也竝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言有連理也連而不相及言有敘也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高而不危以長守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合禮安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用水漁人以時入澤梁乃漑灌用火季春焚萊草孟冬以火田也用金以時采

銅鐵用木斧斤以時入山林飯食各隨四時之宜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謂順也用民必順悅以使民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出銀甕丹甑之器及象車也河出馬圖龍似馬負圖出鳳凰麒麟皆在近郊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家語卷七

家語卷八

漢 王肅 注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阼主人之階以明其代父）醮於客位加其有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戶西為客位）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喻其志使加彌尊宜敬成始緇布次皮弁次爵弁）冠而字之敬

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祼灌鬯也灌鬯以享神享獻將行也）以金石之樂節之（金石者鍾磬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怪天子無冠禮如諸侯之冠世子之冠故問之）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亦人君與天子無異）懿子曰今邾君之冠

非禮也鄫子以諸侯無冠則鄫君之冠非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夏之末世乃造諸侯冠禮有自來矣今無譏焉言有所從來故今無所譏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周書亦曰歲十有三武王崩元年六月葬與此若合符而說者横為年紀促成年少又命周公武王崩後五月乃攝政良可為怪與痛哉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常得民之心也遠於年壽嗇於時嗇愛也於時長不奪民時也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

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袞職盛服有禮文也欽若昊天欽敬若順六合是式天地四方謂之六合言為之法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西階賓也玄端與皮弁玄端緇布冠之服皮弁自服其服也異朝服素畢朝服而畢示不忘古公冠四公四加冠加玄冕祭加玄冕著祭服其酬幣于賓則

東帛乘馬（已冠而饗既饗與賓幣謂之酬幣乘馬駟馬也）王太子庶子之冠擬馬（王之太子庶子皆擬諸侯冠禮也）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言今有緌未聞之於古古無緌也緌緌冠之飾也）今則冠而幣之可也（今不復冠幣布幣之不復者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哻夏收一也（皆祭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績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常所服之冠也）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文子名彌牟）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祖有功宗有德）乃為親疎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近為高祖下親為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祧遠意親盡為祧二祧者高祖及父母祖是也）享嘗乃止（四時祭也）諸侯立五廟（降天子二）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始祖廟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降諸侯二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享嘗乃止士立一廟降大夫二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祖合於父廟中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自有虞以至於周禮不異而說者以周有廟以有文武故祧當遷者而以為文武之廟惑亦甚矣禮典皆有七廟之文唯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祖配之而立四廟謂始王者未有始祖故立四廟令有虞亦始王者而既七廟矣則喪服小記之言亦妄矣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殷周禘嚳五年

大祭而及應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諸禘享皆無廟郊亦無廟后稷之所以有廟者以太祖故曰不為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據后稷而言殷人不郊冥冥以有大功契既為太祖之廟若復郊則冥永不與於祀典是以郊冥耳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祖宗者不毀之名其廟有功者謂之祖至於周文王是也有德者謂之宗武王是也二廟自有祖宗乃謂之二祧又以為配食明堂之名亦可謂誣聖制失實事也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

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憩蔽芾小貌甘棠杜也憩息也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

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孔子曰有所繆然思焉繆然深思貌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曰丘迨得其為人矣迨近黮而黑黮黑貌頎然長頎長貌曠如望羊曠用志廣遠望羊遠視也奄有四方奄同也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後周有四方文王之功也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葉拱兩手薄其心也吾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子路鼓琴孔子

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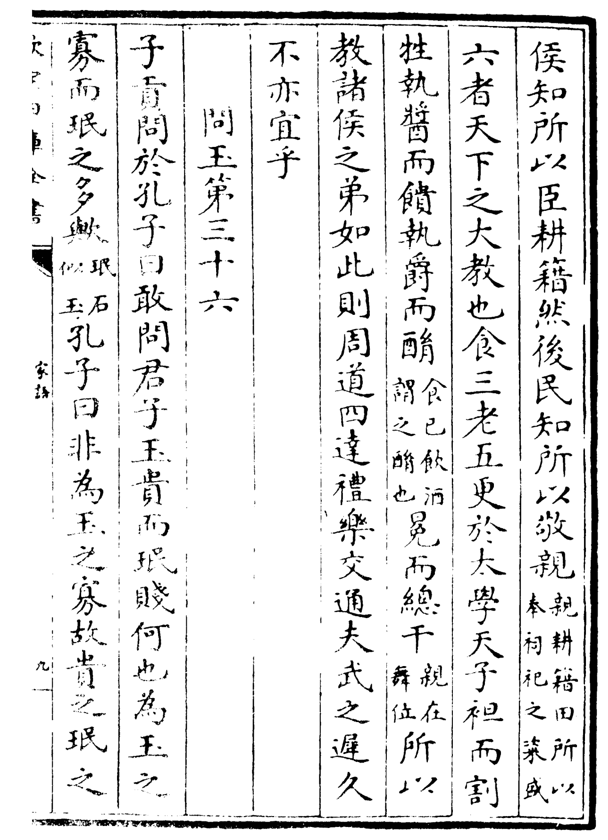
以阜吾民之財兮得其時阜盛也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

曰夫武之備戒之以久何也武謂周舞備戒擊鼓警衆也對曰病不得其衆病憂也憂恐不得其士衆之心敬者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淫液歆淫滋味對曰恐不逮事言汲汲欲及此安民和衆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厲病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對曰及時事欲令事及其時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右膝至地左膝不至地也對曰非武坐言武無坐聲淫及商何也言聲歆淫貪商對曰非武音也武王之事不得已為天下除殘賊非尚貪商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孔子曰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

王之志荒矣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以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何也子曰居吾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為樂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總持干若山立不動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鷹揚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武亂武治皆坐而以象安民無事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誅紂已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言有南國以為疆界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分東西而治也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以象尊天子也凡成謂舞之節解也眾夾振之而四伐所以盛

威於中國夾武王四面會振威武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也分陝而進所以事蚤濟所以分陝而蚤進者欲事蚤成久立於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武王伐殷封其子祿父武王崩祿父叛周公誅之封微子於宋以為殷後祿父不成殷後故成言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商容商之禮官其位舊居也傳說以商容為殷之賢人或者使箕子求商容乎行猶索也庶民弛政解其力役之事

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桃林西方塞也車甲則釁之而藏諸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命之鞬櫜言所以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使以為諸侯為之鞬櫜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修郊射郊有學官可以習禮左射以貍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左東學右西學貍首騶虞所為節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衮冕之屬通謂之裨冕脫劍解劍也郊配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



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民知所以敬親（親耕籍田所以奉祠祀之粢盛）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食已飲酒謂之酳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所以教諸侯之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玉貴而珉賤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歟（珉石似玉）孔子曰非為玉之寡故貴之珉之

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縝密緻塞貌栗堅也廉而不劌義也劌也有廉隅而不割傷也垂之如隊禮也禮尚謙卑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詘然樂矣詘斷絕貌似樂之息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瑜其忠美者也孚尹旁達信也孚尹玉貌旁達似信者無不通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精神本出山川是故象地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

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敦厚之失書之失誣知遠之失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精微之失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之失其為人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

吐納雷霆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清明之德在身也則其志氣如神也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物事也言有事將至必先有兆應之者也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嶽降神靈和氣生申甫成大功也惟申及甫惟周之翰翰幹美其宗族世有大功於周甫侯相移王制祥刑申伯佐宣王成德教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能藩屏四國宣王德化於天下也此文武之德也言文武聖德篤佑周家天為之生良佐成中興之功矢其文德協此四國毛詩天其文德矢陳協和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問詩云明明天

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為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躬已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隩阼言目巧作室必有隩阼之位室西南隅謂

之隩阼階也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竝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隩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亂於席上之次第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竝隨則亂於階塗矣升階塗無竝隨則階塗亂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著所立之位也門屏之間謂之著也昔者明王聖人辯貴賤長幼正男女内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以道濟物不為身也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待知己也求伸者所以及時及良時也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合義乃行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專齊有無君之心而憚鮑晏鮑氏晏氏齊之卿大夫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

敵令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於是子路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易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令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鮑晏等率師若破國

則益尊者也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位危矣田常曰善然兵業已加魯矣不可更如何子貢曰緩師吾請救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齊國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以顯名以撫泗上諸侯泗水名也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吳王曰善然吳常困越越王今苦身

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我伐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强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絶為名棄强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絶世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盛矣且王必惡越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則實害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悦乃遣子貢之越越王郊迎而自為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足儼

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此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患也勾踐頓首曰孤嘗不料力而興吳難受困會稽痛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疲弊百姓怨上大臣內變中胥以諫死中胥伍子胥也太宰嚭嚭吳王佞

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佐之以邀射其志臣邀射其志也而重寳以悦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若勝則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矣鋭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弊焉越王頓首許諾子貢返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内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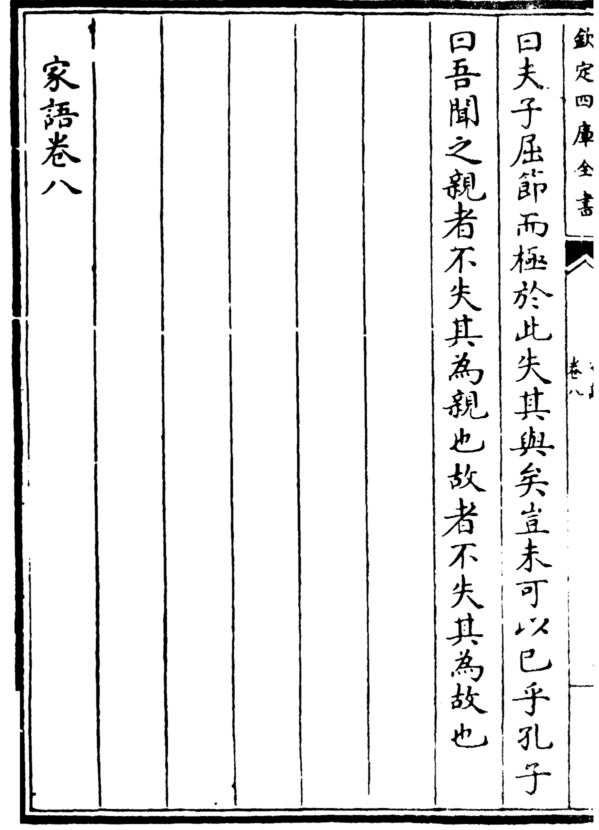
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遂自發國内之兵以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弊吳晉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强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吳以二十二年滅時吳知已將亡而言之也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

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

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芸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而告者三子不聽非所以為民宓子蹙然曰今茲無

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弊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鱦鱄宜為鱣新序作鯖鮑魚之懷妊也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

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姑且也已止也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



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巳乎孔子

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為親也故者不失其為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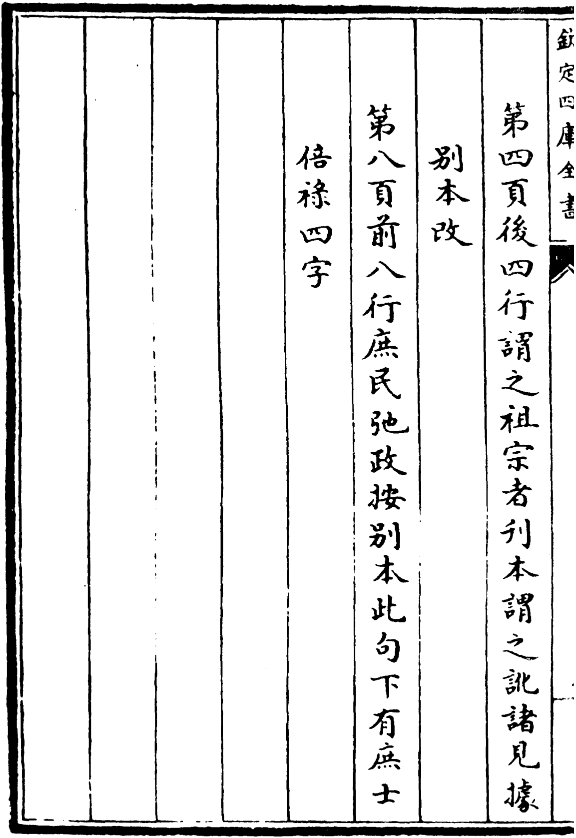
家語卷八

謹案卷七第九頁前三行聖人之治化也刋本人訛治據别本改

第九頁後三行愼測淺深之量以别之刋本脫測字據别本增

第十三頁後五行效以降命刋本效訛郊據别本改

卷八第四頁前二行與太祖之廟而三按别本此句下有曰皇考廟四字



第四頁後四行謂之祖宗者刋本謂之訛諸見據

別本改

第八頁前八行庶民弛政按別本此句下有庶士

倍祿四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　城

謄録貢生臣王嵩齡